

祖

母

的

故

事

葉蟬貞

由書棹上抬起頭來，我一眼又看到對面牆上那兩條鯉魚樂陶陶地併游過去。雖然，我「非魚」，但看畫面上它們那股悠然自得的勁兒，怎能說它不樂呢。唉，唉，它們樂則樂矣。而給與它們那份樂，那份怡然自得，讓牠們在油油春水中自在往返的創作者，和當日情景，就不堪回首了。

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秋日上午。在故鄉，正是天高地爽、楓林如醉。有人送了一些梨來。我削了兩個送到祖父畫室去，正好祖父在畫着，祖母坐在一旁觀看。大家坐着吃梨時，祖母悄悄對我說：「看，公公老哪，你想要他的畫，就趁早要吧。」於是，我就向祖父要了他正在畫的那兩條鯉魚。在畫的一角，祖父還給我題了字：「天涯若比鄰。（鄰與鱗諧音）題此望女孫蟬貞勉之。蒼葭老人餘墨。」還蓋上他自己刻的鷄血石圖章。祖母說：「好好帶在身邊，將來你看不到我們時，還能看到它。」我當時心裏一陣涼，不知說甚麼好。但我心裏一直記得祖母那句話。帶着它輾轉流離，經過八年抗戰，勝利返鄉，又輾轉來到臺灣。多少東西都丟光了。而它，却一直與我同在。正如祖母所說，看到它時，我就想起永遠看不到的祖父母，和祖父母長眠在那兒的故鄉。在故鄉，我家住宅前廊門首，有一橫匾，題曰：「葉蒼葭軒」，因此，祖父替晚輩寫字畫，常自署蒼葭老人，如今，不但蒼葭老人墓木已拱。蒼葭軒內，家人也早如鳥散。世事滄桑，不堪回首。如果不是當日祖母一題，說不定我身邊一張祖父的畫都沒留下呢？我們常常在覺得自己身

邊的事物，無須急忙忙抓牢，而生命中最寶貴的事物，也常在這一念中失去，到你想把握它時，早成明日黃花了，由這小事，也可看出祖母精細踏實處。

想起祖母，我耳邊就響起一陣碰，桶；碰，桶；碰，桶的杖履聲，隨着杖履聲而來的，是祖母那精緻俐落，明朗爽快的氣派。還沒開口，她的眼睛便告訴了她她要說甚麼。喜怒哀樂，一目了然。軟心腸兒急性子，好勝，却事事怕別人吃虧。眉目清秀中透着精明能幹，精明能幹中，又多少透點老天真。頭髮一絲不亂的往後面梳着，頭後的巴巴頭髮髻，橫真一支兩頭尖圓的碧玉簪，正中央釘了一朵白玉飾花的墨絲絨圍邊，由前額兩邊分開往下垂，把髮腳都裹住，看起來既典雅，又大方。無論什麼衣服，穿在祖母身上，總是平平挺挺的，從來不見皺褶，三寸金蓮的緞面鞋，也從沒見過塵污，或歪歪斜斜。唉，祖母呀，正如春日的陽光，總給人帶來滿心舒暢和溫暖。

祖母原籍廣東，正有廣東婦女勤勞儉樸的美德，日常居家，那怕紙片炭屑之微，也儘可能與以利用。一雙三寸金蓮的小腳，整日忙個不停。因為三寸金蓮實在太小，承受不了太多的負荷，不得不借重一柱手杖。祖母來時，手杖先打報告，碰，桶；碰，桶；碰，桶的，有節有拍，一路報過來，碰，是手杖落地聲，接着重重的一聲「桶！」便是三寸金蓮在訴苦。她天明即起，一起來，便前院後院，到處視察一番。因此，每日清

晨，我家到處都可以聽到碰，桶；碰，桶之聲，那怕在冰天雪地的嚴冬，碰桶聲依舊不停。一聽到碰桶聲由遠而近，母親便急急忙忙叫喚我們：「快起來呀，聽，祖母都起來了！」

由熱被窩裏伸出頭來一看，「天哪，屋簷下的冰條，像水晶簾一樣掛滿了。」心裏真有點埋怨祖母不會享福，可憐，祇要碰桶聲一響，一家人，除了祖父，誰也睡不成了？你想賴在床上，母親會開教訓：「婆婆都起來了！晚輩還懶在床上成什麼體統？」

其實，祖母本人，對孫兒女是祇有溺愛，祇有寬容，從不嚴厲的。有時母親管嚴一點，她還要發母親脾氣。兒時難免當着客人頑皮，有祖母在座，便覺有恃而無恐，得意洋洋，為所欲為。母親無可奈何的瞪一眼，以示制止。祖母心靈眼快，客人一走，馬上教訓母親：「天哪，你這樣用眼睛瞪他，不要把孩子嚇壞嗎？」常常使得母親啼笑皆非。我們有點小病睡在床上，祖母也是一會兒來，一會兒去的。一會兒要你吃點甚麼，一會兒又關心你涼了，熱了。所以臥室內碰，桶聲斷續不絕。有時想撒撒嬌，聽到碰桶聲由遠而近，故意閉上眼睛，還發出均勻的鼾聲，她掀開帳子一看，自言自語：「我的草方到底不錯，才喝下去就熟睡了！」輕輕把被角塞好，儘可能把杖步放輕，又一路碰桶，碰桶響出去。聽到身後嘆喟一聲笑時，回過頭來，故意發出恨恨的聲調說：「好，你會騙人，到明日不打你一頓屁股才怪！」真實。她心裏真喜歡孫兒們和她搗搗小蛋

取樂呢。」兒時，我們兄弟姊妹無分男女，都和祖母一床睡過一年半載，甚或兩三年。祖母的房間特大，大房間後面還有小房間，小房間是侍候她的佣人睡的。大房間裏除了她自己的床，還有一張大床，是專為孫兒女而設的，所以我們姊妹沒有一人和奶媽單獨睡在一房過。躺在祖母懷裏，聽她說故事是最大的享受，儘管她的故事說來說去，也不過大猩猩、老黃狗、小麻雀、觀音老母、小白兔等母親那幾個，可是祖母都樂此不疲，因為隨着故事而來的，還有無窮的愛撫和可口的糖菓呀。在祖母呢，祇要兒孫在抱，便樂趣無窮，一切由孫兒女而來的麻煩，都是她的享受。記得那時我唸高中了。在炎熱的暑假期中，我總喜歡躺在通後園的長廊躺椅上讀書。有時朦朧睡去，一覺醒來，常發覺祖母坐在一旁，搖着一把鵝毛扇，為我搗涼趕蚊蟲，我過意不去說：「婆婆，你也躺躺，我來替你搗涼，」「傻子，」祖母笑起來，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這樣亮光光，怎麼睡得着？搖搖扇，看你睡得甜，自個心裏也甜了。」看着祖母頭上閃亮的白髮，心裏一陣酸，趕緊將書本往臉上一蓋，讓不聽話的眼淚滾下來。鄰里都說：「你們，婆婆呀，把你們銜在口裏，還怕融化了！」

疼愛歸疼愛，祖母可不是爛好老，糊塗的當家人。她的家規，可也有板有眼，誰也不敢亂來一下。大哥少時，以不羈名，却也不抽煙、不玩牌。似乎這一切，都是自自然的，無須祖母開口，各人識趣罷了。祖母沒有受過教育，略識字而已，但理起家來，可毫不含糊。一家大小，裏裏外外，事無巨細，她都瞭如指掌。廣東人多善理財，祖母也不例外。父親是祖父的獨子，因獻身革命，四方奔走，長年不歸。祖父生性曠達，書畫自娛，不事家人生產。朝夕徜徉於山水之間，與漁夫樵父話桑麻，有如野鶴行雲，自樂其樂。甚至把錢供給人家，無論數目大小，不但

取借據，自己帳也不記一筆。時日一久，人家賴了，他也一笑付之。在祖父，錢財是身外物，何足道哉。祖母不能坐視家道中落，兒孫前途失去保障，於是，她肩上的負荷就加重了。不得不借重手杖幫忙了！

祖母曾以幽默的口吻，和我們說起一個有趣的故事，「當年，」祖母說：「媒人來替我作媒時，向我外婆說：別的不談，單憑男孩子（指祖父）那支筆，也吃不盡，用不盡，榮華富貴，享受不盡。」嘆一口氣，祖母接下去笑着說：「如果真憑老頭子那支筆，我討飯的棍子也磨光了！」嘆氣歸嘆氣，其實祖母也真能欣賞祖父的才氣。儘管這股才氣，依世俗的眼光，沒有給她帶來半點好處。可是祖母說過：「話又說回來，如果一個男子漢，整天為一家的柴米油鹽打算，不想點別的有意義的事，也太沒意思了。」言下，對祖父的藝術生涯，父親的從事革命，也有頗以為榮之意。雖然以勤勞儉樸，祖母並非凡事斤斤計較，她做事達實，理財有道，可並不庸俗。由下面一個故事，也可看出祖母性格方面的可愛和幽默處：那是在炎熱的夏夜，祖父睡在床上，熄了燈却未睡熟，看到小偷由窗口一躍而入，却不動聲色，帶着看戲的心情，想欣賞一下小偷的技巧。從朦朧的月色中，發覺來者是個孩子，翻來翻去，不知如何下手。祖父知道是個「生手」，頗想助他一臂之力。「小伙，」祖父說：「這樣亂翻一陣，吵着我不能睡覺，找甚麼？」小偷大嚇一跳，正要脫窗而逃時，祖父又把他叫住。「你什麼也沒拿到，怎麼跑？」聽祖父口氣溫和，小偷果然站住。「那張書桌左邊抽屜裏有點現款，拿走吧。」却之不恭，小偷當然「恭敬不如從命」了。他拿了錢正想由原路跑出去時，祖父又給他提出警告：「我家燒飯的老張，一身武藝，可不是好惹的，說不定現在還在後面巡視沒睡哩，你不如打開前門出去吧。下不為例，以後再來

我可不替你保駕了！」祖父算是開了個小小的玩笑。為了增加安全設備，祖母不得不大興土木忙一陣了。「退財得福，」祖母有時也有阿Q的哲學思想。如果老頭子叫起來，說不定小偷要刺他一刀呢。這樣想時，她自然就不埋怨祖父把她預算中的「筆錢」，客客氣氣送給小偷了。想不到那年除夕，祖母正忙得團團轉時，收到一隻紅包，打開一看，不多不少，正是小偷在祖父抽屜裏拿走的數目。裏面附了個小條說：「茲於某月某日夜晚，因急需，在尊處所借之款，謹如數奉還，請點收，並祝年禧，」下署感恩人。想不到小偷還有這一手，有良心，有義氣，祖母真是喜出望外，把原封包端詳再四。祖母望着飯棹對面祖父拈鬚微笑的得意樣兒，忍不住想恭維他幾句了。「公公，」祖母說：「我今天才發現，你是最了不起的智多星，既仁慈，又慷慨，最難得是有知人之明，連小偷也被你感化歸正了：到今天，我真是甘拜下風了！」祖母自己乾一杯，還向大家說：「敬公公的酒呀！」原來，祖母大喜之下，把紅包看了又看，忽然看出點問題來了。那紅包的紙，正是她自備應用的。而那字條上的字，又和讀小學的二哥的差不多。她心裏一亮，原來是老頭子玩花樣，想給她意外的一樂。心領之餘，不得不向老伴表示敬佩之忱而乾一杯了。

祖母一生，迭經憂患，和骨肉之痛。三歲喪父，五歲時，慈母又撒手西歸，相隨她父親於地下。百萬家財的老家，在千里外的廣東，外婆捨不得把三個孤兒送去，就一齊收養，與以教讀婚配。祖母居中，還有一姐、一弟。童年生活，正有和林黛玉相似處。可是，她却不像林黛玉，整天活在雲裏霧裏，處處都需要別人的扶持，相反的，她好像是一柱長在大自然懷抱裏的小松樹，不問自己已經得起狂風暴雨的考驗，還一直努力掙扎，希望自己能變成一座安全的堡壘，為她所愛

(下接38頁)